

贾平凹，当代著名作家；1952年出生，陕西丹凤人；代表作有《秦腔》《商州》《白夜》《我是农民》《浮躁》等；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、第三届鲁迅文学奖、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、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、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等中外多项文学大奖。作品在世界各地翻译出版了20多个版本。多部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。

上架建议 经典·文学

ISBN 978-7-5392-6206-2



9 787539 262062 >

定价:28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晴窗细乳戏分茶:名物篇/贾平凹著. —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11.11

(贾平凹散文:3)

ISBN 978-7-5392-6206-2

I. ①晴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9070 号

晴窗细乳戏分茶——贾平凹散文【卷三】·名物

QINGCHUANG XIRU XIFENCHA——JIAPINGWA

SANWEN[JUANSAN] · MINGWU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330008)

新华书店经销

深圳市恒特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本 15.25 印张

ISBN 978-7-5392-6206-2 定价:28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

电话:0791-86710427(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)

赣版权登字-02-2011-399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216 五彩寿桃 | 226 山中王者 |
| 217 舞者 | 227 池蛙 |
| 218 相马图 | 228 远瞻 |
| 220 向鱼问水 | 229 钟馗图 |
| 221 小楚 | 231 晚雨 |
| 223 一鸣惊人 | 233 凉台记 |
| 224 一条线的故事 | 235 雪虎 |
| 225 语画 | |



月 迹

我们这些孩子，什么都觉得新鲜，常常又什么都觉得不满足；中秋的夜里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，好久却不见出来，便坐回中堂里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，缠奶奶说故事。奶奶是会说故事的；说了一个，还要再说一个……奶奶突然说：

“月亮进来了！”

我们看时，那竹窗帘儿里，果然有了月亮，款款地，悄没声儿地溜进来，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：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，爬着那竹帘格儿，先是一个白道儿，再是半圆，渐渐地爬得高了，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。我们都高兴起来，又都屏气儿不出，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，会一口气吹跑呢。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，那满圆却慢慢儿又亏了，缺了；末了，便全没了踪迹，只留下一个空镜，一个失望。奶奶说：

“它走了，它是匆匆的；你们快出去寻月吧。”

我们就都跑出门去，它果然就在院子里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，尽院子的白光，是玉玉的，银银的，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。院子中央处，是那棵粗粗的桂树，疏疏的枝，疏疏的叶，桂花还没有开，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。我们都走近去，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，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儿变的；抬头看着天空，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。月亮正在头顶，明显大多了，也圆多了，清晰清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。

“奶奶，那月上是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是树，孩子。”奶奶说。

“什么树呢？”

“桂树。”

我们都面面相觑了，倏忽间，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，就在我们身后袅袅，到了头发梢儿上，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；似乎我们已在了月里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。

奶奶瞧着我们，就笑了：

“傻孩子，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。”

“谁？”我们都吃惊了。

“嫦娥。”奶奶说。

“嫦娥是谁？”

“一个女子。”

哦，一个女子。我想。月亮里，地该是银铺的，墙该是玉砌的：那么好个地方，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。

“有三妹漂亮吗？”

“和三妹一样漂亮的。”

三妹就乐了：

“啊啊，月亮是属于我的了！”

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，我们都羡慕起来。看着她的狂样儿，心里却有了一股儿的嫉妒。我们便争执了起来，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。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出来，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儿，说：

“孩子们，你们瞧瞧你们的酒杯，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！”

我们都看着那杯酒，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。捧着，一动不动的，手刚一动，它便酥酥地颤，使人可怜儿的样子。大家都喝下肚去，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。

奶奶说：

“月亮是每个人的，它并没有走，你们再去找吧。”

我们越发觉得奇了，便在院里找起来。妙极了，它真没有走去，

后脚离起，脚印又被雪抹去。前无去者，后无来人，他觉得有些超尘，想起一首诗，又道不出来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一个声音。

他回过头来，一棵树下靠着一个雪桩。他吓了一跳，那雪桩动起来，雪从身上落下去，像脱落掉的锈斑，是一个人。

“我在做诗。”他说。

“你就是一首诗。”那个人说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看绿。”

“绿在哪儿？”

“绿在树杈上。”

树上早没有了叶子，一群小鸟栖在枝上，一动不动，是一树会唱的绿叶。

“还看到什么吗？”

“太阳，太阳的红光。”

“下雪天没有太阳的。”

“太阳难道会封冻吗？瞧你的脸，多红；太阳的光看不见了，却红了你的脸。”

他叫起来了：

“你这么喜欢冬天！”

“冬天是庄严的，静穆的，使每个人去沉思，而不再轻浮。”

“噢，冬天是四季中的一个句号。”

“不，是分号。”

“可惜冬天的白色那么单调……”

“哪里！白是一切色的最丰富的底色。”

“可是，冬天里，生命毕竟是强弩之末了。”

“正是起跑前的后退。”

“啊，冬天是个卫生日子啊！”

“是的，是在作分娩前准备的伟大的孕妇。”

“孕妇?!”

“不是孕育着春天吗?”

说完，两个人默默地笑了。

两个陌生人，在天地一色的雪地上观赏冬景，却也成为冬景里的奇景。

的，依然流淌。

“可能吗？”

夕阳正涂抹着它，是一条金色的线条，天愈暗下来，它愈亮得分明；太阳终于在地平线上一闪，田野里黑黝黝的，只有它的银白，银白，似乎要使一切都照亮起来。一群野鸭子在那里出现了，先是无数的黑点，盯着它，好像要永远不动似的；眼才一眨，那黑点儿倏忽大起来了，听见了啪啪的嬉水声，偶尔几声嘎嘎。似乎有一个孩子在那里出现了，穿着兜肚，扬着肉窝儿的胖手，跑呀，叫呀……

哦，那便是我哩。儿时的傍晚，我是常常在那里玩耍的。第一次在那里发现了月亮，大呼小叫起来，还以为月亮就住在水里。小溪里有过我的身影，有过我的笑，我偷偷撕了爸爸的书皮，叠各式各样的小船放在那里……三十年了，我的笑还在吗？那纸的帆船呢？它还在流着，我却回来了，是一个老头了。

“听说你是名人了？”

隔壁阿三来看我，他也已经是胡子的人了，看着我笑。我很惭愧。三十年了，只会弄点文字，实在可笑，写那么几本小书，也算名人吗？

“回来还要写吗？”

我没有这份心境，我说：我老了，没有精神了，没有灵感了……我不知道我说些什么，惶恐地跳开了。我想哭，哭我而已，哭逝去的时光，哭我的碌碌无为。

然而，小溪还在流着，那样明亮，那样区别于黑夜，在田野里流淌。

一夜的秋雨，嘀嗒，嘀嗒，在芭蕉叶上响吗？在小溪上响吗？今夜的梦也做不完整，全被雨点敲得碎碎零零的了。天明，老伴醒得很早，拉我出去散步。

“吸吸新鲜空气啊！”

我怕见到它，但我又想见它。它果然是我记忆中的模样。那般纤细，似乎我手伸下去，就会拎起它来；依然是温柔，才掬在手里，就

从指缝里漏了。还有那淡月，残星。我真想不通，它竟流了三十年：没从沙石中漏掉吗？没被泥土吞食吗？看得见水底的石子，一颗，两颗，虎狐皮一样的花纹；黑脊梁的、白脊梁的小鱼又一簇一簇在那里咂嚼，怡然自乐的使人添了几分醋意；远远的上游草丛里，坐着一对少男少女，相依相偎，水皮子上漂下来一片又一片的糖纸儿。

老伴示意让我看，挤挤眼，眼里有一股亮光。我竟奇怪，这少女才有的亮光，在她那浑浊的眼里还会闪现？我想起我们恋爱的热烈，那蜜月的香甜……我终于淡淡地一笑：老了还说少年？！

唉，一切都逝去了。我儿时的纸船如果还在，不知已搁在了哪块沙石上了，卡在哪丛柴草根里了。小溪上时而出现微波，时而出现漩涡，那微波一定是它的皱纹，但是，为什么一闪就过去了，那漩涡难道是青春的酒窝吗？

“啊？！”

孙子跑来了。幼稚的孩子是最快乐的，马驹一般地在田野里奔跑，跳跃，翻着跟斗。这孩子哟。

“爷爷，这小溪为什么要流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懒得说，其实也真不知道。

“小溪流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孙子生气了，再不理我。自己玩他的：将蒲公英吹起来，将蚯蚓逗出来，用衣服去扑打翩翩的蝴蝶。我只关心那云，东边来的，西边来的，在半空里重叠，融合，酝酿……忽儿又都匆匆消失了。小溪弯弯曲曲地在田野里流，我想，它一定会疲乏的，会厌烦的，或许在什么地方堵成一个潭了，那水一定会变黄的，患了肝病一样的脸黄，或许，出现一层铁锈似的红，就像心脏病的老人了吧。

于是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欲要把不安静的心潮渐渐平复下来，但是，孙子在远处大声喊起来了：

“爷爷，我知道溪水流到哪儿去了！”

傻孩子，他懂得什么啊？

“它在树叶里。”

他掐下一片树叶，叶子上渗出了几滴水点儿来。

“它在花尖儿上。”

那花尖儿上，果然都顶着一颗亮晶晶的露珠儿。

我心跳起来了，蹦蹦，蹦蹦，似乎还有了一种韵律了。我爬起身，活动了四肢的关节，顺着小溪走去：难道这是真的吗？难道我不懂得这小溪了吗？或许，它流的永远是很细很细的，历程可能不远不远；或许，尽头只在绿的叶脉儿里，红的花尖儿上，那么，它还会在什么地方呢？突然，有什么在驱使着我也去追寻了。

梦

我越年岁大了，越阅历深了，梦便越来越做得多起来；一倒在床，迷迷离离，灵魂儿就出了窍壳，往梦里去了。我曾经竭力不入那境界去，但那全不由得我，有什么魔儿在作祟似的：淡淡的幻化而去，先是朦胧，再是清晰，清清楚楚的一个世界呢……我几乎有好多文章，都是在梦里做成，或者受梦的启迪，追忆而成的；我是喜欢起这梦来了。

但是，我毕竟有些奇怪了：梦是什么精灵儿呢？为什么在这漆黑黑的夜里，一切都变得死寂，一切都失去光彩的时候，梦就出现了？！

古人曰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其实并不尽然。在我的梦里，有欢乐的，那是大声地肆无忌惮地狂笑；也有伤心的，怎样地痛哭，怎样地打滚；当然也有惊恐，是那种始终跑不动的紧张；也有了许多许多的荒唐举动。这些，我是哪儿想过？环境从未去过，情景从未体察；每每醒来，欢乐过的，作一个几分甜蜜几分遗憾的无声微笑，伤心过的，吁一口长叹，惊恐过的，松一下皮肉，荒唐过的事了，倒一阵脸红，羞耻得不好意思呢。

妻却担心起来，说这不好，体质孱弱，性情柔脆，如此下去，会耗空精神，怕要生病了。我也觉得饭食渐减，身骨儿消瘦；竟害怕起来，担心真有一天病倒了，我的妻不能去爱怜，女儿不能去抚养，文章也不能去写了。

妻是稍稍理会些医道的，有一日对我说：梦做不停，这是阳气不足的缘故，你要做日光浴呢。

我做起日光浴了。每当日在正午，我就去门前河滩上赤身受浴。那是极难受的事情，太阳好像一团放射的麦芒，刺着我的眼睛，刺着我的肩背。我只是忍耐着：为了身体，我就这般受罪下去吧。但是，我发现了我的影子，我再不得安宁了：影子，一个黑黑的阴影，一步儿不离地在我的身下；我站起来，它是一桩，我蹲下去，它是一堆，我走，它徘徊，我舞，它抖动。我突然十分惊慌起来了：那是我吗？那是我吗？多么可怜的怯怯的灵魂？！

噢，有了太阳，我难道就有了阴影，就有了假啊！

妻说：“影子是你的梦哩。”

“不的，梦不是这么怯怯的，梦是尽情的，无拘无束的。”

我这么回答着，突然想，与其在太阳下晒着，让我的灵魂儿猥猥琐琐，还不如我去做梦好了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在这浩浩茫茫的世上，写了那么几本小书，一不能顶吃，二不能抵喝，到处受人白眼，受人冷嘲，我还惜乎我的生命吗？让我生病早死就生病早死吧。至于妻，她那么漂亮，那么贤淑，世间有爱她的，而我占有她也该是一种罪过了。还有那女儿……我该放着胆子去做梦好了，尽兴儿去做，尽情儿去做。

我做起梦来，做得那么多，又一个比一个美妙。我回到了儿时：刚刚才从娘肚子里下来，落在了热炕头的软草上，睁开了眼睛，一下子看见了光明，我是多么快活，多么激动，幸福得大声哭了。母亲抱起了我，用甜的嘴唇吻我，父亲抱起了我，用爱的目光浴我，我被裹在花布之中，在人们的手掌中传动，都在说：这孩子眼睛像星星地亮，嘴唇像太阳地红……

我还回到了童年，我和隔壁的阿莲去牧牛。我们到河里去，河流得缓缓，风在那里走过，织满了一层细细的锦纹。水渐渐地深了，没上了牛腿，埋合了牛肚，末了，只有牛的眼了，鼻了，弯弯的角了，只有牛的窄窄的脊了，我们像坐在了一个小岛屿上了。上得河的那岸，蹒跚地往山里去，牛在那草坪上撒欢，甩尾，喷着响鼻，我们玩起石子了。一直到了月上山巅，我们才记起要回家去，却寻不着了归

路。阿莲哭起来，我哄着她，让牛卧了，我们坐在两牛之间，相偎相依地睡着，直到大人们打着火把寻来……

梦是这般地做下去，夜夜酥醉在花里歌里。但是，白日醒来，却是那样的空落；精神愈一日不济一日，什么也懒意了。人们都在批评我，笑我滞呆。我不想去辩解，也懒得和他们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活着，显得很怪僻，很是孤独的了。

妻也一日比一日不满起我，骂我死板，不通世故。我说：

“我不会呀。”

“你去学学么！”

“怎么个学呢？”

“譬如说，社会的交际呀，对上级的态度呀，对矛盾的立场呀……”

“那我还能是我吗？”

“是你倒好，可能活得下去吗？能活成人上人吗？”

妻竟说出这等话！我简直无法和她再说下去了，我火着气说：

“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求求你，让我是我而活下去吧！”

于是乎，我盼望着夜，盼望着夜里的梦。我让身儿，心儿，一并交付给了梦，让在梦里畅畅快快地恢复我，寻找我的真正，我的生命了。

越是这样，我越不明白，我为什么会这般地迷于梦啊！我不止一次地质问着我：难道我活在世上，只有梦吗？难道这梦，只是在夜里吗？

妻硬将我在黎明前叫醒，催我起来去锻炼。我听着她的话，每早在门前的河边跑步。河边上，是一片如屋的，如枕的乱石，黑苍苍地蹲伏，使人几分死寂，几分沉重。在岸头跑了一气，拣一块地歇歇，猛然间看见了那水流，细细的，隐伏在石下，是丝线般的，血道般的，交错织成了脉络，在月下一齐闪亮了。啊，这河边不是死寂的，是活泛的，不是沉重的，是生动的呢！

我将这感觉告诉给妻子，她却笑笑，嗔我道：

“你又做梦了?”

妻又拉着我跑步起来，一直从河边跑回家来。我累得满头大汗，连衣裤都湿淋淋的了。到了家，我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喘气，看晨光从东天升起，渐渐地抹在门前的那数株古柏身上。那古柏，年事已经老高，是百十年的物吧，有挺立着的，有横斜着的，全是一合抱粗，那皮却绳索般的模样，拧绞着缠上去。每每看到这皮，我心里就难过了，似乎那拧绞着的，是我的心呢。古柏的顶上，覆盖着一片偌大的枝叶，但我竭力往上看。那枝叶也难看起来，黑幽幽的，全不是欲滴的绿，那么密厚，只顶着的一块危石，要不就是积了雨水的乌云，随时要压下来哩。我低下头来，什么也不去思想，倏忽间却感觉有了风，接着有了一种丝竹的音乐正从天空往下落。我又抬起头来，那枝叶在风里拂动，它竟是有歌声了呢。

这又是多么可喜的发现！我大声告诉着妻，她却对着我，依然冷冷地笑了，说：

“你又在做梦了?”

唉，我该怎么说呢？妻！

“这难道是梦吗?”

“那不是梦话是什么？呆子，你活该是应了白日做梦！”

白日做梦？字典上对这四个字作过注解，说是痴心妄想……我再没有说话，孤独地坐下来了，寂静地坐下来了。晨光已经爬上了我的头，我的肩，在我的眼里怀里跳跃了。我只是想，为什么是白日做梦呢？白日为什么就不能做梦呢？！白日做梦就好了！

1981年1月4日夜作于静虚村

文 竹

离开我的文竹，到这闹闹嚷嚷的城市里采购，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光景了。一个月里，时间的脚步儿这般踟蹰，竟裹得我走不脱身去，夜里都梦着回去，见到了我的文竹。

去年的春上，我去天静山上访友，主人是喜花的，植得一院红的白的紫的，然而，我却一下子看定了那里边的这盆文竹了。她那时还小，一个枝儿，一拊高地上来，却扁形地微微仄了身去，未醉欲醉的样子，乍醒未醒的样子。我爱怜地扑近去，却舍不得手动，出气儿倒吹得她袅袅浮拂，是纤影儿的巧妙了，是梦幻儿的甜美了。我不禁叫道：

“这不是一首诗吗？”

主人夸我说的极是，便将她送与我了，从此我得了这仙物，置在我的书案，成为书房的第五宝了。她果然地好，每天夜里，写作疲倦了，我都要对着那文竹儿坐上片刻：月光是溶溶的，从窗棂里悄没声儿地进来，文竹愈觉得清雅，长长的叶瓣儿呈着阳阴；楚楚地，似乎色调又在变幻……这时候，心神俱静，一切杂思邪念荡然无存，心里尽是绿的纯净，绿的充实。一时间，只觉得在这深深的黑夜里，一切都消失了，只有我了；我也要在这深深的夜里化羽而去了呢。

她陪着我，度过了一个春天，经过了一个冬天，她开始发了新枝，抽了新叶，一天天长大起来，已经不是单枝，而是三枝四枝，盈盈地，是一大盆的了。我真不晓得，她是什么精灵儿变的，是来净化人心的吗？是来拯救我灵魂的吗？当我快乐的时候，她将这快乐满盆

摇曳；当我烦闷的时候，她将这烦闷淡化得是一片虚影，我就守在她的面前，弄起笔墨，做起我的文章了。人都说我的文章有情有韵，那全是她的，是她流进这字里行间的。啊，她就是这般的美好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文竹是我的知己，我是再也离不得她了。

然而，我却告别了地，到这闹市里来采购，将她托付养育在隔壁的人家了。

这人家会精心养育吗？他们是些粗心的人，会把她一早端在阳光下晒着，夜来了，全端着放在室里吗？一天可以办到，两天可以办到，十天八天，一个月，他们会是不耐烦了，把她丢在窗下，随那风儿吹着，尘儿蒙着，那叶怕要黄去了，脱去了，一片一片，卷进那猪圈牛棚任六畜糟蹋去了。那么，每天浇一次水，恐怕也是做不到的，或许记得了倒一碗半杯残茶，或许就灌一勺涮锅水呢。那文竹怎么受得了呢，她是干不得的，也是湿不得的，夕阳西下的时候，舀一碗水来，那不是净水，也不是溶着化肥的水，是在瓶子里沤了很久的马蹄皮子的水，端起来，点点滴滴地渗下去的呢……

唉，我真糊涂，怎么就托付了他们，使我的文竹受这么大的委屈啊！

采购还没有完成，身儿还不能回去，愁得无奈了，我去跑遍这城的所有公园，去看这里的文竹。文竹倒也不少，但全都没有我的文竹的天然，神韵也淡多了，浅多了。但是，得意洋洋之际，立即便是无穷无尽地思念我的文竹的愁绪。夜里歪在床头，似睡却醒，梦儿便蹒跚地又来了。但来到的不是那文竹，是一个姑娘，我惊异着这女子的娟好，她却仄身伏在门上。抖抖削肩，唧唧嗒嗒地哭泣了。

“你为什么哭了？！”我问。

“我伤心，我生下来，人人都爱我，却都不理解我，忌妒我，我怎么不哭呢？”她说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哦。这般儿的女子处境，我是知道的：她们都是心性儿天似的清高；命却似纸一般的贱薄，峣峣者易折，皎皎者易污啊。

“他们为什么这样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？！”

我却淡淡地笑了：

“谁叫你长得这么美呢？”

她却睁大了眼睛，定定地看着我，有了几分愤怒，我很是窘了。她突然说：

“美是我的错吗？我到这个世上来，就是来作用、贡献美的。或许我是纤弱的，但我娇贵，但我任性，我不容忍任何污染！”我大大地吃惊了：

“你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文竹！”

文竹？我大叫了一声。睁开眼来，才知道是一场梦了。啊，是一场梦呢？！往日的梦醒，使我空落，这梦，却使我这般地内疚，这般地伤感。我沉吟着，感到我托付不妥的罪过，感到我应该去尽保护的责任；我一定要回去的了，我得去看我的文竹了。

作于1981年1月20日静虚村